



守住这张网/  
咱一辈子就吃喝不愁了

□奚晓文

## 孵太阳

□陈建兴

冬日的上海阴冷潮湿，不少人家寒气逼人，在阳光灿烂的日子里，弄堂里总有三三两两的老人们拎着小矮凳和小椅子，到避风朝南的墙角处一边晒太阳、一边嘎山湖，用上海话来说，叫孵太阳。

孵太阳的老人还真多，有的穿着棉袄棉裤棉鞋，有的带着罗宋帽和绒线帽，有的还戴上了纱布口罩和围上了长长的围巾。在暖阳下，一些老人闭着眼睛打起了瞌睡，一些老人却手脚不停地干着各种活儿。老年妇女坐在一起做针线活，补衣服、纳鞋底、结绒线。家庭主妇们拎着菜篮子来拣菜、削土豆、刨萝卜丝。有老人用那种吃剩下来的酱菜瓶灌满开水一边焐手、一边喝水，瓶外还套着一只玻璃丝编织的杯套；有老人脚底下还放着一只盐水瓶，双脚踏在上面前后滚动，活络关节；有老人还抱着“蜡烛包”里的宝宝一起来孵太阳，老人将膝盖弯成一张“小床”，让宝宝躺着，宝宝咿呀咿呀不知在说些什么，老人的棉衣棉裤让孙辈在她的膝盖上舒服睡去。有老人久病卧床，行动不便，子女们从家里搬出藤椅，搀出老人，在他的双膝上盖上一条旧毯子，让老人也享受一下久违的阳光。更多的老人是手捧着

“汤婆子”来孵太阳的。有老人喜欢独处，一个人坐在弄堂一角孵太阳，穿着对襟的老棉袄，双手插在袖管里闭目养神，人一冲一冲的，不一会竟倚墙睡着了。有老人拎着一只骨牌凳，腋下夹着一副象棋，坐下来与邻居老伯伯对弈，手中几只“吃”来的象棋“叭嗒、叭嗒”响个不停，旁边观棋的几位老人不时指指点点，惹得两位走棋的老人气呼呼地说“你来走好哦”，观棋者连连摆手，又捂住嘴巴说“勿响了、勿响了”，有老人在暖阳中昏昏欲睡的模样，头歪斜在一边，却被自家爱人大声喊醒“绑绒线了”，老头很不情愿地伸出双手，老大把一圈绒线套到了老头手上，老头双手左右摇摆着，老大手中的绒线团却越来越大。有老人用一台自制的卷烟机，一根根卷着自产的香烟，不时有老人伸手来讨一根，卷烟老人毫不吝啬地把一根根香烟递给他。有的老夫妻从里弄加工组接来了活，在太阳底下穿别针，揿揿钮、粘纸盒，一天赚几毛钱补贴家用。

孵太阳的老人聚在一起嘎山湖，多聊的是家事、身边事，儿女孝顺，媳妇贤惠，孙辈聪明和今日菜价等。有时，老人们还为某事争论不休，但之后又会平静地友

## 鞋子的记忆

□俞富章

妻子与朋友去工厂店回来，顺便给我带了一双鞋子。妻子说，快过年了，穿着新鞋走新年。如此吉祥的事，我自然很高兴。

望着鞋架上排列整齐的鞋子，数数居然有十几双了，皮的，棉的，布的；旅游的，休闲的，运动的；冬季的，夏季的，各种各样，五花八门！

我一个人会拥有那么多的鞋子，这在我的儿时，几乎想都没想到，而且也不敢想到；哪里会有那样的奢望啊？

在我小时候，我们一家人也没几双像样的鞋子。那时候，父母亲经常穿的鞋子就是草鞋和蒲鞋，草鞋是用稻草编织的，是夏天穿的，蒲鞋是用菖蒲编织的，是冬天穿的；实际上，天气不太冷的日子里，

好相处。

老人们惬意地孵太阳，打发着慵懒的时光。而一帮小孩却倚着弄堂一面墙玩起了“轧煞老娘有饭吃”的游戏，嘻嘻哈哈地互相挤来挤去，小棉袄挤破了也不管，白白的棉花挂在背上也毫不在意，挤得脸上汗涔涔的，身上热烘烘的，不少人的棉袄后背上留下了一块块的石灰粉迹，每当挤赢时，心中还不免升起了一种成就感，阳光下的弄堂成了孩子们的乐园。

女孩子们则在一块平地上“造房子”，在地上划出一个个小方块，单脚踢动一片碎瓦玩那“造房子”，也是不亦乐乎的，小脸蛋都是红扑扑的。一边是老人们沐浴在冬日的暖阳里，一边是孩子们的嬉戏时光，而另一边又是家庭主妇们忙绿的时刻。她们纷纷把家里的棉花胎、棉大衣、棉袄等拿出来翻晒，用牙叉头将洗好的衣物权到屋顶上。

时间在嘎山湖中慢慢逝去，温暖的阳光沿着墙壁慢慢地爬上去，老人们一个个拎着自家的小矮凳、小椅子回家去了。

眼下，不少老人还是喜欢聚在小区一角孵太阳，或许独门独户的住宅隔开了过去那份邻里情，也使得在家的老人多了几分寂寞的感受。孵太阳，既给予了老人身体上的温暖，更是给予了他们内心的抚慰。

父母亲基本上是赤着双脚下田干活的；晚上洗过脚，穿的也是一双木板拖鞋。父母亲也有布鞋，但只有在走亲戚或者上街时才会穿。我小时候也穿过蒲鞋。记得当年上小学时，很多同学只有冬天才会穿着鞋子上学，其他时间都是赤着双脚去学校的。那时候，我们小孩子一个人最多也就两双鞋子，一双单鞋，一双棉鞋，都是布鞋。那时候，赤脚是常态，穿鞋是过节，至于穿什么鞋子，仿佛没有多大讲究。当年只有新娘子出嫁时，脚上穿的鞋子才会讲究一些的；记得我的婶婶嫁到叔叔家来时，穿的就是一双红色的绣花鞋。

我第一次穿上从城里买来的白球鞋已经是中学毕业时了，那天，学校举行毕业典礼，我被推荐表演诗朗诵《国际歌》；父亲知道了，便专门到县城给我买了一双白球鞋，那时候，穿一双白球鞋是一件很风光的事情。我知道这双鞋子是父母亲对我能够上台表演的最大奖励。我的第二第三双制式鞋子是多年后当兵去了军营后部队发的解放鞋和军棉鞋。穿上牛皮鞋时我已经是一名年轻军官了，是部队给军官配发的。之前我穿的布鞋都是母亲在新年前做好的，到了春节那天才穿的。一双鞋子从春节穿到除夕，鞋子穿到鞋底穿破，大脚拇指钻出鞋头。那种惨状，却不以为惨，倒很自然。那时候，大多数的孩子，甚至很多成年人老年人都这样穿鞋。

为家里人制作一双鞋子，是当年所有母亲一年里的一件重要家务，也是所有母亲都必须学会并熟练操作的针线活。

做鞋子，首先就是纳鞋底。纳鞋底，有三道工序，第一道是纳千层底。千层底是一个夸张的说法，意思是做鞋底要用好多层布。先是用面粉调制浆糊，再卸下家里的一个扇门，搁在屋外的场地上，然后就拿出从旧衣服上剪裁下来的大大小小的布块，一层布一层浆糊的平铺在门板上，通常叠上四五层，就算弄好了。其中还有小技巧，就是最底一层和最表面一层的布通常要用比较大块的布，而中间几层则可以用小布碎布。最后就让它们在阳光下晒干，使一层一层布紧密地粘在一起。第二道，就是用家庭成员的旧鞋底作样式，在晒干了的千层底上用粉笔画出形状，再剪

成鞋底样子，我曾经帮母亲画过鞋底图形，我画好后母亲用剪刀剪出来。第三道，就是纳鞋底。一般一双鞋底要四五层千层底垫在一起才耐用，厚些更好，但太厚了，制作起来就吃力了。纳鞋底是做布鞋最辛苦的一个工序了。一只鞋底，将四五层千层底外加一块新的白布包裹起来用针线一针一线的合起来，既费力又费工夫。线是那种用麻线搓出来的，针是专门用来纳鞋底的针，既粗又长，每穿一针都要使很大的劲。在我的印象里，每次纳鞋底时，母亲在屋里一坐就是大半天，还常常是大半夜。一只鞋底完工，鞋底上呈现出了一排排均匀齐整的走线，那是母亲用心用情缝出来的，鞋底里缝进的是世上最无私的爱：妈妈的爱！

鞋底纳好后，就是缝上鞋帮了。我记得，鞋帮都买现成的，那时穿村走户的卖货郎的担子里有专卖鞋帮的，根据需要买几双就可以了。通常鞋帮颜色都是黑的，耐脏，大方，也有花色红色的，那是给女孩子做鞋用的。将鞋底与鞋帮缝到一起，一双新鞋就完工了。

当年我能穿到的鞋子就是这样的鞋子；而这双鞋子，正是母亲挑灯夜战一针一线精心制作出来的杰作。

现在，已经看不到这样的鞋子了，也没有人一双鞋子一年穿到头了，而许多鞋子，被放在家里一年也穿不上一次，更见不到穿着破了的鞋底露出大脚拇指的人了，许多鞋子，常常被人遗忘在鞋盒之内。各种各样的鞋子，品牌的，舒适的，时尚的鞋子在人们的脚上行走。鞋子已经走进了新的时代。

此刻，我想穿一双老式的布鞋，不是要走向过去的岁月，而是脚老了，也会怀旧。

## 迎新花絮

□王海

庄严一票  
阳光暖人更暖心，  
看到民主全过程。  
当家作主选代表，  
庄严一票显神圣，  
我是中国一公民。

犁耕笔耕  
正月初十生下“牛”，  
从小勤劳汗水流。  
犁耕转至笔耕耘忙，  
年年喜获双丰收，  
重塑人生写春秋。

## 有缘相约在冬季

□王树才

我是志愿者，志愿者是一种缘分。

志愿者是为近邻乃至整个社会进行贡献的活动者。在不为任何物质报酬的情况下，能够主动承担社会责任并且奉献个人的时间和精神，去进行互助，传递友爱，共同进步。我引以为荣。

志愿者的光荣称号，跟随我走过了8年的春夏秋冬，从社区环境整治到社会疫情防控，从开办读书社到写些报刊文稿，从个人参与到团队活动，有缘结识了很多乐意志愿服务的朋友。学习与践行相结合，健康与快乐一路行。

就在秋风把初冬送来之际，我接到了一个温馨提示，2021年“航头说”10~12月宣讲安排表上，竟有居村点到了我的课题，而且是11月中下旬。好比是新娘子上轿头一回，受宠若惊。掂量之后，我鼓起勇气应允了。“有求必

应”，本来就是志愿者的风格。我是从杨浦动迁来到航头之后，加入志愿者行列的。初来乍到，社区设施单薄，孤寂的感觉迫使我向社区提建议。当得知社区党委和居民区党支部听取民声，办事爽快，很快提供场所，让我负责开办“书香航武”读书班，实乃“欣喜若狂”！要不然，一发而不可收，8年的风雨兼程，我没有改变初衷，始终领着读书团队，实行自我管理、自我服务、传播知识，共同进步。

刚到航头语言不太畅通，当听到“格斑斑、伊斑斑（这边、那边的意思）”的俚语，既好奇又云里雾里，不知道是哪一般般。那时鹤沙航城辖区方圆5.03平方公里，由于建设单位遗留下来的荒地七零八落，乐得闲不住手脚的见缝插针，一种乱搭乱种现象乘势而入，凌乱不堪，扰乱了整个社

区的生活环境，居民有怨言。我又二次请缨，带领120名（各个团队）志愿者进行荒地插牌、发放“整治环境、爱我家园”的宣传单，劝说效果不佳，最终志愿者辛辛苦苦大作678三个月的时间里对“格斑斑、伊斑斑”的破沙发、破床垫、破渔网，还有彩条布搭建的看守棚子和围栏进行拆除、清理，彰显了志愿者团队的风采。现在看到北横河两边休闲跑道成型有色、夜景灯光秀丽的屏障，忘却了当初整治的酷热和劳累，就这样充满希冀，继续着志愿服务的愉悦。

这些都是生活中的平凡事，我是履行平凡事中的一员，没有惊天动地的故事，唯一的只有用平凡事去与居村志愿者共分享。

11月中旬，我应邀分别去了鹤沙航城的金沁苑一期、瑞和苑2个居委会，这里的党员、楼组长、

志愿者比我先到，其中有我熟悉的朋友，露出阳光的笑脸。虽然入冬有几天了，但会议室的氛围是暖融融的。正因为彼此熟悉，我就按照《志愿的履行》的主题，就如何做一名志愿者，就像面对评委那样，如实汇报。着实送来了赞美的掌声，我只有敬个礼表示“谢谢”！

小雪过后，梅园村来了电话，是一位年轻姑娘的声音。“王老师，我们请你星期一下午一点半‘航头说’讲课，能有空吗？”语气诚恳而友善，我乐意应邀了，因为我的祖辈就生长在农村，勤劳，质朴。

小雪过后，大雪将至。星期天楼道清理时，阳光还从窗口看了我一眼，第二天便刮起了大风，我如约提前半个小时到达了梅园村委会。约我的姑娘给我沏茶请坐，我手捧盛满热茶的茶杯，在二楼大厅等候梅园村志愿者的到来。

一位阿姨走进会议大厅，看

见主席台上显示“王树才”的名字，便说：“王树才，名字老熟悉了，报纸上经常看到他的文章。”尾随而来的居委干部连忙进行了对号入座的介绍。阿姨脸上洋溢着笑容，兴奋地说：“以前在报纸上认识名字不认识人，今天认识了。”她向前来参加会议的叔叔阿姨一一介绍，我们就像久别重逢的远房亲戚那样欢天喜地。当这些“亲戚”听完我的志愿者经历以后，坐在旁边的阿姨似乎不肯让我离席，接着问：王老师，你今年多少岁呀？我说：五七年出生，65岁了。阿姨说：你还年轻。她说话时略带笑容，露出的表情是那么真挚。

是的，我还年轻，志愿者年轻。大家站起来用掌声欢迎我下次再来，同样，我祝福志愿者健康快乐，常来常往。

相约在冬季，与居民、与村民用交心的方式交融在一起，那是志愿者的缘分。在志愿者之间敞开心扉，彼此情谊是那么浓厚，我的脸上热乎乎的，丝毫没有冬天的寒意。